



大扫除

□ 刘首锋

进入腊月,年味愈来愈浓。打扫房屋、置办年货等一系列年前准备工作都被排上了日程。然而,我和爱人因工作原因,越到春节前越是繁忙,这些年准备工作自然无暇顾及。就拿打扫房屋来说,自从搬到城里住,每年都是雇保洁人员来打扫,从未亲自动手。而农村老家流传已久、具有去除“穷运”和“晦气”的大扫除的习俗,在我家已经遗失多年。

凛寒肆虐、大雾弥漫的凌晨四点,提前下班的我匆忙往家赶,欠佳的路况使得我在踏进小区的那一刻顿感轻松惬意。抬头仰望楼宇,此刻,人们都在睡梦之中,却独见我家阳台灯火通明,我心一沉,惊奇之余,又有几分忐忑,于是快速奔向楼梯。

打开房门那一刻,母亲正登椅踮脚,目光仰视窗帘杆,配合双手吃力地解窗帘纽扣,本就蜷缩的身体在灯光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清瘦。我赶紧上前扶住母亲,略带责备之意说:“您这是干什么呢?都快七十的人了,上这么高捧着可怎么办啊!”母亲说:“年前你们都忙,我来家这几天也无事可做,想给你们清洗下窗

帘。”顿时,我的内心被触动,自责之心油然而生,安顿母亲赶紧坐下休息,劝说母亲以后这类登高爬低的活儿可不能再干。

说话间,卧室中熟睡的妻子被吵醒,睁开惺忪的睡眼推门而出,大有不快之意。在了解事情缘由后,原想吐露的些许怨气悄然散去,渐渐被内疚和反思所占据。随后我们商议,今天暂缓手头工作,重温

老家习俗。我与妻子协同合作,又有明确分工。我们穿梭于卧室、厨房与厕所之间,清扫、洗涤、擦拭家具和电器,忙得不亦乐乎。

闲不住的母亲不听劝阻,硬要参与。看到母亲把笤帚系在木棍之上,不停地在屋顶或墙壁间左右挥动,嘴里不时还道些趣语,那泛起的阵阵尘埃随之溃散。这样的场景瞬间唤醒了记忆深处的童年



印记。

在锅碗瓢盆的主战场上,钢丝球、百洁布、清洗剂作为主要工具纷纷上阵,各显其能,原本顽固的黑褐色污垢外衣仓皇脱离,露出光鲜而又洁净的本来面貌。就连瓷砖上最顽固的油渍和污垢,用了母亲的小秘方后也能巧妙去除。看到散落的尘土、布满地面的垃圾,聚集一年而在今天被彻底清理干净,甚是解压。略懂其意的幼女也参与进来,做些倒垃圾、洗抹布等力所能及之事,乐此不疲。

房屋洁净如初,看着更加舒服。我们对视一眼,额头上都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回望过程,虽然辛苦,但幸福感、温馨感和家庭归属感却被充分调动起来。如若再有火红的灯笼、窗花以及对联的映衬,这情与景的交融,想必年味更加浓郁。

久居城里让我们体验到快捷和方便的同时,一些优良的传统习俗却在日渐消失。在我们感叹春节年味淡了时,重拾年前大扫除这一传统习俗,何尝不是一种回归和体验呢。过年需要仪式感,让我们就从大扫除做起吧。

画信

□ 汪亭

母亲托老乡捎来一双老棉鞋。

我打开包裹,发现鞋子里塞了一张纸条,上面画着一件棉袄、两床叠在一起的棉被,还有几粒用斜线划去的药丸。纸上的铅笔画,隐约有多处反复擦拭的痕迹。

我仿佛看到母亲僵硬龟裂的手,握着细细的铅笔和橡皮,一次又一次,不停地画着、擦拭着。我的眼角不觉潮湿,心里一阵阵酸楚。

老乡拿过画纸一看,不解地问:“你妈妈这是画的什么啊?”

我哽咽着说:“我妈说,天气冷了,多加些衣裳,晚上盖两床被子,记得睡觉前掖好被角,不要着凉感冒。”

他听后,万分惊奇地望着我说:“这么简单的画,你竟然能懂你妈妈的意思?”

我心中五味杂陈,告诉他,像这样的“信”,母亲曾经也“画”过。

高三那年,为了能多些时间在学校复习功课,我两个月没回过家。母亲便托到镇上赶集的乡邻送来生活费。乡邻临走递给我一张很小的纸条。

当时,正是课间,走廊里挤满了同学。我正看着纸条,一个家住镇上的调皮男生飞快地掠过我身旁,从我手中抢走纸条,跑到教室,站在讲台边打开,他神情怪异地看了几秒,随后向我扬起纸条,嘲笑

地喊:“你妈画的是什么东西啊?你妈不识字呀?”

顷刻,我脸颊通红,迅速奔上讲台,抢过纸条,看见上面画着一个苹果、一个鸡蛋、一头猪,还有一沓人民币。

刹那间,泪水止不住。我怎么也没想到,大字不识的母亲,居然会想出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告诉我:家里有钱,在学校不要苦着,多吃些水果和鸡蛋,到食堂买些荤菜……

当我把信“读”给同学们听后,包括抢我纸条的那个男生,很多同学眼睛都湿润了。平日沉默不语的一个男生吼道:“为了乡下那些不识字的母亲们,我们更应该珍惜时

光,发奋读书!”教室里一阵寂静,大家悄悄把头埋进书本……

转眼,时光一去二十年,早已事过境迁,可那个调皮男生一句不经意的话,至今让我耿耿于怀,为目不识丁的乡下母亲心酸难过。如今,再看到这样的“画信”,我的心依旧被一股暖流搅得汹涌澎湃。

收到棉鞋的第二天,母亲打来电话,责怪自己糊涂,忘记将两双厚鞋垫塞进棉鞋里。母亲问我在外的具体地址,准备把鞋垫寄过来。我告诉她城里有卖的,不要寄来了。因为快递站在镇上,不识字的母



亲填个单子都要请人帮忙。

母亲却不依不饶,在电话中讲上次回家我跟她说过,外面买的鞋垫穿着不舒服,想换一换自家做的布鞋垫。我已不记得曾说过这些话。母亲又怯怯地说:“已经好多年没做鞋垫了,不知做得合不合脚。昨晚才赶好,就想你尽早穿上。”我沉默了一会儿,心里堵得慌,陡然难过起来,小声地问:“您不识字,我怎么留地址?”这时,电话里传来苍老的男声:“小汪,我是你张大爷,你妈请我来记地址,赶快报吧。”张大爷曾是村里的书记,能识文断字。

好几个夜深人静的晚上,母亲就着灯光穿针引线,一针一线地用布一层又一层纳着鞋垫。赶五里山路到镇上,好言好语地让快递员抄写地址,邮寄给在外的儿女。想象着这些情景,我的喉咙开始哽咽,眼睛有些湿润……

在贫瘠闭塞的乡村,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、围着灶台操持家务的母亲们大都不识字。她们生活的全部,除了一家老小,就是鸡鸭田地。屋里屋外,穿着儿女不要的旧衣,挑水砍柴挖地种菜。寒来暑往,清晨,第一个起床,烧饭炒菜;夜晚,最后一个睡下,缝补衣袜。

岁月长河里,总有一种强大的信念,始终支撑着这些淳朴善良的母亲,历经千辛万苦,飞越千山万水,也要将一份牵挂送至儿女心间。

腌渍时光

□ 童卉欣

小时候,照相的日子,就像小型节日般隆重。

县城里就那么几家照相馆,我们一般根据门口玻璃画框里的样板照“风格”,反复比较,选定中意的一家,在老板那里细细打听了价格,回家对着挂历选定一个周末去照相。于是那一周就有了盼头。

到周六晚,我会在仅有的几件好衣裳里挑选最“上相”的,用衣架挂起来,保证第二天没皱褶。周日早,对着镜子折腾头发。记得那时有个电视剧女主角叫英翘,总在头顶处编一弯细麻花辫,所有头发再归到一侧扎个马尾,我们叫“英翘头”,我总央求我妈给我梳个“英翘头”。

那时候的照相馆还未能提供服装,道具是有一些的:五彩珠子的项链和耳环,曾让我和表妹争抢得脸红耳赤,还有男孩子喜欢的长枪大刀、摩托车,也有毛绒玩具、琵琶、团扇、油纸伞……

你喜欢在什么地方留影?椰林沙滩、桃花花海或者静谧书房?照相师傅“哗啦”从天花板上扯下一大幅尼龙画布,你向往的背景,瞬间就来到眼前。你可以发挥无尽的想象力,来个沉浸式角色扮演。有一次,摄影师给我和表妹设计了一个一人弹琵琶、另一人随乐起舞的场景,背景是银色的海滩,我姐姐很不屑这种小儿科的摆拍,她们一群青春少女会戴着墨镜、皮手套和贝雷帽,倚在摩托车上,大声和照相师傅强调“我们要照黑白的”。

之后,便是漫长的等待取相片的时间,也许一周,也许十天半个月。师傅在木匣子码着的一厚沓白色信封里翻找,我的心就开始加速跳,期待、激动、喜悦……抽出照片的一瞬,几只脑袋围凑在一起,或者笑出声,或者惊叹,或者失望地“唉”一声。

我和表妹的“歌舞照”被挂到了展示相框里,惹得我每次路过那家照相馆都要上前欣赏一番——原来我可以这么美!

私人相机那时候是绝对的奢侈品。一个大雪天,我和老妈去爬山,山顶处白雪皑皑,腊梅开得正艳,我们遇见一个中年男士背着相机在转悠,我妈叫住他说:“给我们照一张吧!”没想到素不相识的对方爽快答应了。快门一闪后,我们就分手了,谁也没把这事放在心里。谁知道过了一个多月,竟然收到人家寄来的照片。效果挺好,梅花香似乎要扑出画面来,我脸红红的,笑得很灿烂。我说:“这个人真好啊!”我妈笑说:“也许他正好差个模特!”陌生人的温暖,通过相片中的雪花默默传来。

如今,拍照太容易了,随时随地可以自拍互拍,不满意可以P图、美颜,不花钱,不用等,自然也不会特别珍惜。而我幼年时候盼望着照相的勃勃兴致,却渐行渐远渐无踪。

翻阅老相册,每一张照片后面,都能讲出一个特别的故事。故事是腌渍过的时光,珍贵有味道。